

谍网鸳鸯

〔英〕约瑟夫·霍恩 著

山人译 辛酉校



时事出版社

盟 驾 网 谍

[英] 约瑟夫·霍恩 著

山人 译 辛酉 校

时 事 出 版 社

1986年

THE SIXTH DIRECTORATE

Joseph Hone

E.P.Dutton And Co., Inc., New York

1 9 7 5

谍网鸳盟

[英] 约瑟夫·霍恩著

山人译 辛酉校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涿县范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53,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0

统一书号: 10225·017 定价: 1.90元

主要人物介绍

安东·波波夫 克格勃高层负责人。

阿列克赛·弗里特里扬诺夫 克格勃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第二局局长。

克洛克斯莱 英国情报处反间谍特别小组组长。

麦考埃 克洛克斯莱的下属。

约翰·哈珀 麦考埃的助手，克格勃潜伏在英国情报组织中的人员。

乔治·格雷厄姆 克格勃长期潜伏在英国政府中央新闻处的间谍。

彼得·马罗 英国情报处官员，被克格勃反间计所陷害，在杜尔厄姆的狱中服刑。

盖伊·杰克逊 英国情报处派驻联合国的情工人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生关系。

亚当·惠尔 联合国秘书处报告文件处主任，苏联问题专家，中央情报局情工人员。

海伦·杰克逊 盖伊·杰克逊的妻子，格雷厄姆的情人，又是弗里特里扬诺夫在黎巴嫩工作时亲自吸收参加克格勃工作。

玛格丽特·塔卡兹 埃塞俄比亚皇族、公主，作家（奥尔·廷布图是她写小说的笔名）。

哈罗德·帕金斯 海伦的父亲。

AYAC 93/07

波波维奇 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官员，克格勃驻
纽约的高级负责人。

格雷斯太太 海伦在契尔斯海姆的佣人。

前 言

本书原名《第六局》，是一本描述国际间谍活动的小说。作者约瑟夫·霍恩，以前还写过一本同类性质的小说，题为《隐蔽的角落》。从我们翻译的这本书来看，作者是非常熟悉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别是英国对苏联KGB活动的侦破过程，非一般小说家所能凭空想象的。书中场景很大，从莫斯科、伦敦到纽约联合国，穿插着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以及埃及等一些地方进行间谍角逐的场面。内容是以1971年KGB某高层情报官员出逃西方，致使苏联派驻英国105名KGB情报人员被整批驱逐出境这一事件为背景编写的故事，书中所写的某些大国之间彼此互挖墙角的过程充分反映了当前国际间谍战的现实情景。

故事开始是KGB总部收到了打入英国反间组织内部的人员送回一分极度机密情报：英国在侦听苏联潜伏英国的情工人员活动过程中，发现了KGB最高领导层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叛活动。这个反叛组织被KGB最高领导人称之为“第六局”。小说中陈述：KGB正式编制只有五个局，分工掌管国内外特务情报和安全保卫系统，这个神秘的“第六局”则成为苏联领导的心腹之患，因为苏联现有的一切反间保安的机构和措施，对它是无效的，它象癌一样在苏联党政军高层机构中扩散蔓延。于是在政治局领导安德列依和KGB负责人

波波夫将军布署下，开始清查了几个可疑的目标，结果一个局长被逮捕，另一个局长弗里特里扬诺夫逃亡到西方。

这时英国的反间组织也正在对一个长期在非洲工作过，准备派往联合国的英国中央新闻处官员格雷厄姆进行监视，并加以逮捕。突击审讯的过程中发现了他不仅是KGB的成员，而且和代号为“第六局”的秘密核心有联系。于是就找出一个生活经历和格雷厄姆极为相近的原英国情报组织工作人员马罗顶替他去联合国，以便打入KGB的海外组织，并可了解这个神秘的“第六局”的活动，而这个马罗因为受到了KGB的反间诬陷，正在英国监狱中以叛国罪服刑。这更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和传奇色彩。

联合国是世界各国间谍活动的集中地点。马罗一到纽约就发现代表英国情报组织和他联系的特工人员盖伊·杰克逊的妻子海伦既是格雷厄姆在非洲工作时的情妇又是KGB组织的联系人，同时她也是“第六局”实际组织者弗里特里扬诺夫在黎巴嫩工作时直接发展的秘密组织成员，她掌握有英、美和KGB组织都想取得的“第六局”人员档案材料，并且她在思想感情上和弗里特里扬诺夫有极密切的关系。盖伊利用在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已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钩，美国人为了获取英国密码，利用一次特殊机会把盖伊派回英国契尔顿海姆的英国外交部通讯总台工作，想窃取英国正在使用的一种脉冲数码调制技术，这是美苏都无法破译的卫星制导发报系统。KGB一箭双雕，把马罗和盖伊对调，强迫盖伊换上格雷厄姆内外全套衣服和证件，然后把他从联合国大厦几十层高的窗口推下去。这样，马罗从假格雷厄姆又变成了盖伊·杰克逊回到了英国，成了海伦的丈夫。这时跟踪到英国的弗

里特里扬诺夫也在寻找机会和海伦联系，而在他背后又有奉波波夫将军命令严密监视他活动的人员，也在准备行动。最后胜利当然属于英国反间系统，他们利用马罗抓住了 KGB 潜伏在英国的线索，也抓住了“第六局”的真正组织者弗里特里扬诺夫，把所有 KGB 人员一网打尽，不管他们什么思想倾向，一概递解出境。

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从开头到结局都是虚构的，但读来却引人入胜。作者对英、美情工人在联合国非洲等地活动颇为在行，但对 KGB 的叙述似乎落入传统的反共八股，这是西方大量出版的“揭露” KGB 活动的小说通病：一是在组织上 KGB 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神出鬼入，防不胜防，而西方反间组织无所作为；第二，KGB 派往西方人员思想感情上非常脆弱，往往为西方民主自由、人性爱情等精神因素所感化，使莫斯科当局最妥善的安排、最周到的设计，出了极大的纰漏，功亏一篑，最后当然是“民主世界”赢得这场间谍战的胜利，KGB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一类小说出现，正是反映了当前世界上大国之间争夺的加剧，旧殖民主义的秩序被打得落花流水，国际间谍战日臻白热化。在西方大量出版这类小说是符合他们统治阶层的需要，可以影响国内人民，提高对 KGB 活动的警惕和防范。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加强他们国内统治，防止各种进步活动，维护他们不那么安定的国家秩序。

适当选译出版一些反映国际间谍斗争的文学作品，可以打开读者的眼界，使我们的读者对国际间谍活动不那么陌生，而有所警惕，这在我们日趋开放的社会是非常需要的。

原书文字比较晦涩，翻译起来必须熟知当时背景情况，

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作者引用了大量现代西方流行的电影，小说中的故事，译者限于水平不能一一详注；再加上现代派文学表现手法，就更增加了译文表达的困难，译者尽了很大的努力，又经过校者逐字推敲，尽管这样，还可能有不少是错译、或译得不准确和没有传神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方便醒目，我们分了章节，加了标题，并对书中个别字句做了删节。

目 录

第一部

莫斯科的狩猎·····	(1)
-------------	-------

第二部

伦敦情报处的反间谍小组·····	(48)
------------------	--------

第三部

杜尔厄姆的囚人·····	(82)
--------------	--------

第四部

第一章 在联合国的丛林里·····	(121)
第二章 待重来已不是旧鸳盟·····	(142)
第三章 埃塞俄比亚的公主·····	(185)
第四章 贝尔蒙特庄园·····	(207)
第五章 神秘的追踪者·····	(245)
第六章 英国脉冲调制的密码系统·····	(273)
第七章 契尔顿海姆的最后角逐·····	(296)
第八章 结束——谍海柔魂未了情·····	(346)

第一部

莫斯科的狩猎



在莫斯科俄罗斯旅馆：大厅里正在演出精采的节目。舞台上的小丑刚演完一个节目，长时间的掌声停息下来；现在是巴拉莱卡歌舞演出，柔和的音响婉转地舒展开来；突然间，十几种乐器的强音奏出了主调，忧伤的乐曲在大厅里回荡。

池座上面的一个包厢里坐着波波夫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女婿。这一家人正在观看阿卡地·拉依金首次演出的一出新戏。波波夫的妻子带着探询的口吻，微笑着问她的丈夫：“他演得不错，安东，你说对吗？”

安东·波波夫不抬眼地随口回答了一句：“还可以，他们的化妆倒很不错。”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舞台，好象还在揣摩几分钟前这位小丑演员用什么技巧，竟能在转瞬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接着评论说：“是呀，阿卡地·拉依金——演得不错。不过，有点过火，不是吗？象美国人说的那种演‘油’了的杂耍演员。”

波波夫取下眼镜，眨了一下眼，手指使劲地擦着眼角。他身材修长、壮实，灰白的浓发从前额往后直梳，鼻子平直，显得个性很强，上唇的弧形曲线和略微上翘的下唇，颇有点魅力，但眼睛却很小，眼皮紧紧挤在一起，同整个仪表

很不相称。正是这双眼睛露出了他的本质：从他心灵的窗扉中看不到丝毫善良，只有猜疑和审慎。

“爸，您对美国杂要知道什么？”他的女儿尼娜问道。“拉依金怎么会有美国味儿呢？”她边说边笑了起来。

其实，波波夫还真懂行。早先，他曾经希望当个演员，后来又想在莫斯科电影公司搞点技术工作，但是这些想法都落了空。如今，他五十七岁，却已鸿图大展，飞黄腾达，成了克格勃的首脑人物之一。因此，他敢于评论拉依金，并将他比作演“油”了的美国杂耍演员。拉依金是靠逗人发笑而使自己红极一时，波波夫则靠恐怖的威力而赢得了显赫的地位。

波波夫转身问他的女婿：“你觉得怎样？难道真觉得他演得很好吗？你应该是懂行的，去年你还在美国。你当然知道他的背景，是吗？”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可不是随便问问，而是一个最使人发怵的问题。回答得不好，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诸如推迟晋级，减薪，调动工作，减少住房面积，调到外省；甚至还可能被送进劳动营、精神病院等等，而这种命运的变化就掌握在波波夫的手里。谁都知道他很喜欢玩弄这一手。他的女婿当然更清楚。这时，恰好波波夫的随从人员进来提醒首长，大饭店里还有重要约会，波波夫的女婿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波波夫站起来说：“我有约会，请你们原谅。”他躬身施礼，象个阿谀逢迎的跟班，而不象是一家之主。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可能回来很晚，不要等我。”

安东·波波夫在他的私人助手和警卫员陪同下，步履轻

快地走过一条寂静的长廊，从大厅走到大饭店的中庭。这时九点还差几分钟。大饭店里的人都在进餐或观看拉依金的演出。整个饭店大楼接待了五千多人，但长廊里却杳无人影。

长廊尽头，一个常驻在饭店里的克格勃人员给他们开了门。一股寒气迎面扑来。他们随之进入饭店中央高达二十三层的贵宾馆。贵宾馆里的高级套房专门接待重要国宾。这座高级饭店兴建已二十年，但仍有些豪华居室的内部装修还没有完全竣工。

今晚在十九层开会的那套房间就是按照计划不准备完工的。室内空空，中间的会议桌罩着隔音薄膜，象个大气球；室内没有电话机，也没有固定照明设备或电源装置，只有一些可以随意挪动的干电池照明灯；地板也没铺好；家具十分简单，全部是钢制的，没有抽屉或拉门之类任何装置。一句话，这间屋里什么也藏不了。

克格勃在这里有两套房间，供他们长期专用，一套开会，一套待客，成为总部以外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今晚，波波夫和他的五个局长在这里碰头。整个饭店只有这里没有电子窃听设备，而且一目了然，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选择这个高高地隐匿在红场上空而又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地方，是由于克格勃的五个局长之间争夺权力地位十分激烈，只有在这里，他们在秘密会议上，可以畅所欲言而没有文字或录音记录；这里又远离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有助于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对抗和官僚化的竞争；在这里还可以议论他们将要采取的方针政策，波波夫也能听到他的五个局长对以往工作上失误的一些看法；在这里，他们还可以对克格勃的三十多万名人员进行品评研究，提出长

远设想，谁也无法窃听头头们的议论。

目前，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现在是1971年4月，波波夫和他手下的五位局长在这里碰头，为了在绝秘的条件下继续研究当前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威胁，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五十年前托洛茨基叛变以后，苏联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

在1970年11月间，苏联驻英国伦敦使馆的克格勃人员给波波夫一份秘密报告——尽管内容很简略，也不知道被侦察到的对方是什么人，但消息来源却是靠得住的。后来，他们又派这个情报员回伦敦继续追查这件事，但几条线索都断了。一个人是旅馆看门的，已经失踪；纸片上的地址实际上是一所空屋，住户已不知去向。暴露案情的线索已无法寻觅。此事的经过是：克格勃的一个情报员在伦敦高门区的住所打电话时，电话串线使他听到了另一条线上的俄语对话，紧接着，电子技术又出了差错，他竟然听到了英国反间谍组织的技术人员在议论刚从电话交换站听到的这个奇怪的电话，这就说明英国人也监听到了这个电话。

这份情报清楚地证实了流传多年的谣言，现在找到了事实根据，克格勃所最害怕的事终于出现了。早在1917年，它的前身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就一直最害怕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另有一个秘密小集团，有朝一日变成克格勃的新领导核心，从而可能成为苏联新政府的核心。按照波波夫的推断，这个秘密指挥部定是已经有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有它的首脑、代理人、驻外情报人员、交通员、反特和内部安全机构；它还有外人打不进的组织和联络方法；有它自己的信仰和经过周密计划的目标。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切知道他们所

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但从伦敦听到的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集团的政治倾向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社会主义，由此不难判断，这就是新闻记者所说的——“人道的共产主义”。此事一旦公诸于众，波波夫几乎可以肯定美国《时代》杂志将会怎样描绘这个反革命事件。《时代》会说：“这是走向具有更人道的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异体，也是过去在共运内部从罗莎·卢森“布拉堡到格之春”的牺牲者等等多少离经叛道者所梦寐以求的变异体……”

波波夫认为，多年来，尽管对于真正的信仰有过无数种解释，但却无足轻重；经过鉴别、隔离，就能把它消灭。在过去这方面已有过多次经验，如托洛茨基、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在它十二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可是，这次的叛道却非同小可，因为它扎根于堡垒的心脏，在暗中发展而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崇尚自由邪说的麻醉剂，在组织内部不知已播下了多深的种子。这种信念使人无法鉴别，无法隔离，因而也就无法予以消灭。现今还只是刚觉察到这种威胁，就象在停尸厅里嗅到一种不可捉摸的吓人的鬼味。

它将会在何时出现在何地，聚敛成形呢？

在克格勃庞大组织内部有一个集团——谁能知道它拥有多少人，是十个，一百个，还是一千个？他们被安插在克格勃的各个秘密组织之内与它完全溶为一体。这些人从青年时起就受训练，现在拿着组织的钱却干着小集团的事，所以他们对于国家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任何外来的威胁。因为尽管克格勃专门负责收集情报，长期以来就掌握了从东方或西方派进来的人，然而对眼下这支力量究竟有什么特征却是

一无所知。它钻进了国家的核心内部,要把它挖出来,就必须对克格勃来个彻底大清理,大翻腾,漫无边际地去搜寻一个毫无标记的重大叛国集团。过去,在任何其它地方都能有准确地查出秘密的异端分子的办法,如今这一套对他们却已失去作用。波波夫和他的局长们要在这里研究并查出这个心腹之患,把毒瘤割掉。

波波夫到达时,五个局长都已在场,有的坐在桌边,有的在窗前谈话,这时都向他走了过来。亚历山大·萨哈洛夫这个老头儿是克格勃第一局局长,负责国外情报行动;阿列克赛·弗里特里扬诺夫最年轻,49岁,还未结婚,是第二局局长,负责国内一切安全事务;勃里扬·华西里耶夫,体格壮实,是第三局局长,负责反间谍工作;拉甫·格里哥里,服装笔挺,象漫画中的银行家,是第四局局长,负责克格勃的科学电子装备、通讯和实验室;还有第五局局长沙维茨基·维特克,负责行政管理、人事和财务,是一个不露面的人物,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早年当过会计,现在他的外表和举止还竭力保持着专业会计人员的风度。

波波夫向大家打了招呼,简单寒暄两句,就坐了下来。他把两手对着脸举起来,象是做祈祷的姿势,然后用手擦了几下鼻子,闭上眼睛,手托下巴,默不做声。后来,象念完了饭前祷告那样,终于开了腔:“我想大概没有什么新情况吧。”他没有举目扫视四周,也不等人接话,而是长时间的沉静,意在预示一种神秘的变化即将来临。接着,他突然用轻松的语调说:“好吧,既然那里都查不出情况,那就让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力,权当我们自己是这个小集团的人,或者从我们中间请一个人来担任这个角色。这里,你们是五个

人，让我们假设还有一个第六局，它也有自己的一班套子人马和工作计划，还有一个局长，他到这里来，同他的小组商量问题，阿列克赛，你来开个头。现在你已从第二局转到第六局。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谈谈基本情况，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阿列克赛·弗里特里扬诺夫微笑着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身子。他脸上透出精明机智，有点学者的风度，两鬓染霜，浓密的头发已过早地变成灰白，前齿略有活动，一对乌黑深邃的眼睛配着一张苍白的脸，象万圣节前夕南瓜里点的蜡烛：真是一脸尴尬，几处败笔。尽管如此，他却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情，颇有些吸引力。

“我很荣幸，”他一本正经地往前靠了靠，两肩拱起，眼光注视着桌子中央，回答：“目标，先是控制克格勃。”

“你是要我的职位喽。”

“是的，但不只是要权，还有政治目的。”

“你们的成员是来自政治局，中央委员会，还是军队？”

“都不是。我的人完全是克格勃内部的人。”

“你们在政府里或者军队里有关系和支持者吗？”

“有的。我想经过这么多年，应该是有的。我把人放在外面，一旦时机成熟，我就知道该找谁。”

“政治目标是趋向开放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选择吧？”

“是的，应该同托洛茨基、卢森堡、杜布契克等人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杜布契克，‘布拉格之春’的路线，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但不要专制的极权的体制。”弗里特里扬诺夫暂时离开他扮演的角色，看了一下他身边的几个人，说道：